

# 萬族萬民

亞洲觀點 · 對話 · 踐行  
East Asia's Millions 國際中文版



OMF 160週年系列

## 女力恆在——

### 性別角色的形塑與突破

2 封面故事 | 小姐、宣教士、太太、媽媽、夫人

9 宣子宣語 | 很多很多第一次

18 國度似顏繪 | 能否借我你的耳與心？

## 封面故事

OMF 160週年系列

# 女力恆在—— 性別角色的形塑與突破

- 2 卷一 小姐、宣教士、太太、媽媽、夫人：  
一位女性的宣教人生
- 6 卷二 合作的姿態：  
性別之上與性別之間
- 10 卷三 全關乎呼召：  
成全聖徒的那些大小事



海外基督使團（前中國內地會）

東亞心 傳佳音

台灣  
23561新北市中和區  
復興路262號三樓  
886-2-2240-1865  
<http://www.omf.org.tw>

馬來西亞  
3A, Jalan Nipah, Off Jalan Ampang,  
55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603-4257-4263  
<http://omf.org.my>

新加坡  
2 Cluny Road, Singapore 259570  
65-6510-3130  
<http://www.omf.org/singapore>



## 宣子宣語

9 很多很多第一次

## 經文亮光

14 唱一首僕人的歌

## 東西觀點

16 共築真正的兩性互榮：  
今日女性與上帝的宣教使命



## 國度似顏繪

18 能否借我你的耳與心？

## 跨文化廚房

20 尼國街頭點心：印度脆球



# 卷首語

劉如菁

您讀過《何斯德：寧願隱藏的領袖》嗎？從上期開始，我們從這本書中挑選幾個值得關注的面向。本期封面故事探討性別角色的形塑與突破，特別是何斯德的夫人海幟德的宣教人生——這段旅程充滿了深刻的細節，值得一探；同時，我們也邀請了當代女性宣教士（與其丈夫）與讀者分享他們獨到的眼光。其實從使團創始人戴德生起，就有意識地走在時代的傳統前方，讓女性更全面地參與普世宣教。我們希望這些故事能幫助讀者更深入地了解單身、為人妻、以及為人母的女性宣教士之多重服事樣貌。

此外，當宣教士在工場中感到疲憊不堪時，什麼能為他們帶來力量？以賽亞書中的僕人之歌將帶領我們走向盼望，請隨著本期〈經文亮光〉一起反思並汲取力量。最後，別忘了品味〈跨文化廚房〉的小點心——不在印度的「印度脆球」，也許它能為您帶來不同的文化體驗。貼心提醒：搭配〈國度似顏繪〉一起閱讀，更能一窺工場日常喔！🏠

萬族萬民 總第115期·二〇二五年卷二  
East Asia's Millions 國際中文版

©海外基督使團 版權所有，轉載請先洽詢

顧問 馮浩鏗、馮鄭珍妮  
編輯 許帆、饒以德、劉如菁、譚朗如  
設計 區嘉樂



萬族萬民部落格

## 小姐、宣教士、太太、媽媽、夫人： 一位女性的宣教人生

自1865年戴德生創立內地會以來，女性在使團中的角色持續演變。第二任總主任何斯德的夫人海幟德（Gertrude Broomhall, 1861-1944），正是其中極具代表性的一例。雖然今日多稱她為何夫人，但別忘了，在婚前她已是回應呼召、遠赴中國的單身宣教士。透過《何斯德——寧願隱藏的領袖》一書，我們得以從她多樣的人生階段，窺見女性在宣教中的多重角色，以及使團兩性方針的濫觴。亦文宣教士長期關注宣教歷史與性別議題，將帶我們認識書中故事背後的時代意義。



### 第一階段：赴中國前的海家小姐

——在幟德出發之前，曾在她熟悉的內地會培蘭路總部幫忙，協助父親海班明處理差會的各项行政工作。

——當何斯德第一次造訪內地會，見到這位有著淺色秀髮的女孩，安靜坐在辦公桌前，……這一刻他立即下定決心：「如果有朝一日世上要有位『何太太』，那絕對非她莫屬！」

——何斯德固定出席每週六在培蘭路的禱告會……而幟德也總是忠心參與，擔任司琴，直到1884年她前往中國為止。  
（何斯德傳，頁102-103）

和當時許多牧二代、宣二代的女兒一樣，幟德在家庭與事工交錯的環境中長大，自然而然地承擔文書、行政、司琴、準備茶點等輔助工作。這類無給職女性默默付出的場景，在內地會和其他差會中屢見不鮮，平凡得難以寫入機構史。但若沒有她們忠心無償的擺上，許多機構在人力上恐怕難以為繼。若非留下何斯德與夫人初識的紀錄，幟德早年的貢獻恐怕已湮沒。等她赴華後，其原本工作很可能由其他姐妹接手，而我們如今已無從知曉她們的名字。

## 第二階段：成為宣教士的海幟德

——別看她個頭嬌小，在家學薰陶之下，她對宣教可懷有中樞不讓鬚眉的氣魄。當舅舅戴德生提出70位新宣教士的需要時，她不只為此代禱，更是親身回應呼召，前往中國服事。

——幾個女宣教士時常下鄉走訪，幫助飽受煙害的婦女、被迫纏足的小女孩，並傳揚那位造男也造女的真神。她們或是乘著騾車，或是騎著驢，旅行於陡峭的山路，一面忍受路途中的各種不便，一面提防可能出沒的盜匪。（何斯德傳，頁98-101）

中國禾場「男女授受不親」的文化，使女性宣教同工成為剛性需求。戴德生自創會起便正式招募單身姐妹，這群體始終佔比甚高。她們毋須照顧家庭，投入時間精力不亞於男性；晚清社會的公序良俗，也讓她們更便於行動。對原本只在辦事處「幫忙打雜」的海家姊妹來說，踏上遠航中國的船隻，就是正式成為宣教士的時刻。來到禾場後，服事天地之廣遠超她們在英國所能涉獵：探訪、姐妹會、戒煙所、主日學、下鄉佈道、臨終關懷、醫療護理等，無不竭力以赴。然而五年後，幟德因身體日漸羸弱，只得返國療養。

## 第三階段：成為宣教士妻子的何太太

——在何斯德心中，神對他的呼召高於一切，留在中國是他的首要使命。而幟德的健康一直出狀況，兩人若要長相廝守，恐怕無法久留事奉工場。或許幟德也是同樣的心思，眼見自己的身體不克履行召命，就不願將另一位神僕也拖下水，所以始終保持適當距離。

——1893年，經過數年的休養，海幟德返回中國工場，次年9月6日，幟德正式成為何太太，經過整整十年漫長等候，何斯德的夢想終於實現。（何斯德傳，頁104-105）

按內地會招募原則，即便是已訂婚的男女也須分開審核，未婚妻從未被視為附屬家眷。男女同工皆為基督精兵，必須將兒女私情讓位於天國使命，因此不難理解何斯德和海幟德在婚戀上的節制與抉擇。然而，領袖往往難免孤獨，配偶則是極少數能推心置腹、細語長談之人，還好幟德回歸，兩人終得長相廝守。自成為何太太起，幟德再次退居幕後，所有報導和行蹤皆歸於丈夫名下，不再如單身時期那般具獨立身份。

#### 第四階段：「偽單親育兒」的何媽媽

——1896年，長期服事造成何斯德心力耗竭，戴德生建議他返英述職，好好休養一陣。然而，因幗德返回中國尚不滿三年，為維持差會的制度，何斯德必須獨自返英，拋下妻子和不满1歲的兒子。

——席師母協助照顧何斯德家的第一個孩子班傑明……這是幗德生命中極為難忘的一段日子。一位是初喪伴侶的長輩，一位是丈夫遠行的新手媽媽，彼此相互扶持，神的安排實在妙不可言。（何斯德傳，頁112-114）

十九世紀末的宣教團隊中，海幗德的困境絕非罕見。雖無明文規定，但宣教士家庭因著呼召、對禾場的熱愛、育兒的實際需求，以及長途旅行的負擔，只能一再讓夫妻情感讓位。男性宣教士較易「忘情於服事」，女性宣教士則需獨自面對撫育兒女的日常挑戰。從這角度看，幗德是幸運的，因她有甫喪偶的席師母作伴，共建女性生命空間。這幅華洋三代同堂的圖畫，也成為跨文化和睦同居的美好見證。



#### 第五階段：病弱缺席的何夫人

——住在上海總部時，家裡常常布置了鮮花。那是幗德的溫暖手筆，她讓家變得像家，好接待女性同工到家裡坐坐，說說心裡話。很多姐妹因著如此精心時刻重獲力量。

——她是世上唯一懂何斯德的人，外表看似柔弱，卻是這位英明領袖最堅實的心靈依靠。……幗德甘願退居其次——不論是她個人的事工發展、家庭的責任、情感的索求，她都願意犧牲，毫無怨言。這是她對何斯德最深摯的理解與愛護，更是她對那神聖呼召的另類回應。

（何斯德傳，頁287-288）

由於史料有限，幗德的生命故事如同許多宣教士夫人一樣，留下許多空白。成為總主任之妻後，她隱身於丈夫光環之下；體弱多病，更讓她難以進入公眾領域。然而，她的存在讓總主任的家更具親和力，也維持了家的氛圍。何斯德的身份屢有轉變：宣教新人、區域監督、代理主任、總主任、退休主任……而幗德始終是他的依賴和屬靈同伴。兩人內室的互動，外人只能合理想像。但可以確定的是，因總主任夫人的存在，女性同工的聲音，在以男性為主的領袖層中，多了一條非正式的傳遞管道。

## 內地會的女性政策

——一位資深女性同工於 1921 年寫信給何斯德，希望內地會能強化對單身女宣教士的牧養，成立一個附屬性的女性議會。然而，經過激烈的討論後，中國諮委會認為：「這不適用於中國的情況……設立類似的機構並無必要，事實上還可能造成妨礙，而非有助管理。」

——何斯德次年4月又捲土重來，並想出一個更有效的作法：「與其成立附屬議會，不如直接讓兩三位姐妹加入中國諮委會。」遺憾的是，整個機構並未完全跟上……此外，許多在中國服事的內地會女性同工也採取較為保守的觀點，認為領導職分仍應由男性出任。（何斯德傳，頁268-270）

「宣教是神學之母」，內地會的女性政策正詮釋了這句話。為回應禾場需要，內地會自創立起便視女宣教士為正式同工，賦予她們非傳統、甚至非淑女型（unladylike）的職責，參與教導男信徒、牧養監督、土木工程等事奉；甚至曾劃定僅限單身姐妹常駐的宣教區。女宣教士的牧養關顧需求龐大，有時催生出建制型職分，有時則透過領袖夫人們「上達天聽」的非正式渠道。但女性同工的權益，在制度層面仍有待進一步保障。

當女性在前線為神國拓疆之時，後方仍需面對彼時西方教會的女德規範，真理和傳統常被綁在一起。在當時，一切只能低調推進，並爭取團隊與支持體系的認同。雖然該提案兩度流產，仍可看見何斯德在性別議題上的前瞻性，並不遜於創辦人戴德生。只是，西方母國的神學往往趕不上禾場的腳步。直到六十六年後，艾若梅（Rosemary Aldis）被任命為國際人事主任，成為使團首位女性領袖。

## 跋：今日的使團核心領導團隊

來自紐西蘭的侯飛亞（Faye Hohaia）於2023年被任命為使團副總主任（Assistant General Director）。她曾擔任家事與刑事律師長達十年，2009年加入使團，投入植堂、門徒訓練、禱告動員等事工，並逐步參與領導。即使公務繁忙，她仍堅持教會服事，特別關心青少年事工，述職期間亦曾擔任母會的共同主任牧師。侯飛亞在使團的表現深受肯定，將續任副總主任至2029年。🏠



侯飛亞於2024年與總主任張育誠醫生伉儷在就職禮上合照

## 合作的姿態： 性別之上與性別之間

萬偉遜與愛蓮（Wilson & Irene McMahon）來自北愛爾蘭，愛蓮多擔任管理職，而偉遜在事工上作為她的部屬。這會給夫妻關係帶來甚麼挑戰嗎？



### 愛蓮說：

當我們一同在菲律賓達沃市的團契神學院（Koinonia Theological Seminary, KTS）工作時，我擔任學院營運長，監管校產、教職員工和機構財務；偉遜則擔任學術院長，專責學術事務。我們都向董事會匯報，力求各部門都表現傑出。在領導層中，意見分歧是常有的，而權威和順服的議題也隨之而來。我們個性相異，意見常有不合，但我們勉力學習「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弗五21）。實際來說，這意味著我們的關係很大程度受以下願望所引導：1. 看見上帝得著榮耀（不計算別人的惡，不誹謗，學習用愛心彼此交談）；2. 看見神學院臻至卓越；3. 看見彼此蓬勃發展。我們練習辯論、對話，有時也會尋求外部的意見和建議，學習尊重彼此的智慧和恩賜，有時放下「自以為對」的堅持，才能做出真正「對」的決定。

### 偉遜說：

後來愛蓮轉任菲律賓工場主任，我則繼續擔任KTS的學術院長。有人認為妻子擔任高階職位可能會使我感到不自在，但我沒有。原因有三：1. 我認為愛蓮的領導力是屬靈恩賜，也是上帝對她的呼召，我全心全意支持。2. 對自己的恩賜和能力保持清醒的判斷（羅馬書12章3節中的「看得合乎中道」），是消除潛在嚴重不安全感的完美良藥，因為當你清楚自己並沒有恩賜或裝備去做某項事工時，就不容易感到受傷或被忽視。3. 我在KTS的角色既充實又充滿活力。談到挑戰，其中一項是需要適應愛蓮經常不在家的情況，但我們始終努力用愛和關懷維繫彼此的連結。我想建議面對類似處境的夫妻，一定要先有坦誠的對話，確保雙方都真實感受到這份呼召是為了榮耀上帝，並且各自的恩賜都能充分發揮。此外，身邊若有明智而值得信賴的朋友和同工，更是極其寶貴的支持與祝福。



### 佐味湖幸說：

當我被提名擔任執行主任時，我知道女性在宣教領域擔任領導職務常常引起不同的聲音。但對我來說，重點不在於性別，而在於這是否出於上帝的呼召。多年來，從我在菲律賓的工場服事、回到日本參與宣教動員，到在新地平線團隊負責人力資源等工作，如今回顧這一路的歷程，我看見上帝一步一步地預備我承擔這項新的職責。雖然有些人會指出日本文化以男性為主導，但我所受到的尊重，來自於我的呼召和能力，而非性別。

我真正掙扎的，是領導職位所帶來的孤獨感，特別是對一位單身女性而言。領導者肩負著沉重的擔子——決策的壓力、背負的責任、以及許多無法對外言說的敏感議題——往往難以與他人分擔。雖然我知道這個角色理想上應該由夫妻一同承擔，但在禱告中，上帝透過路加福音五章4節對我說：「把船開到水深之處。」那一刻，我知道祂在親自呼召我。

七年過去了，我清楚看見上帝對我的呼召得到了印證。有一群忠心的團隊一直支持我，而我的聲音也被聽見與接納——不是「儘管我是女性」，而是「正因為我是女性」。

佐味湖幸是使團日本辦公室執行主任，在日本職場以及日本教會普遍以男性為主導的文化下，她當年考慮接任的理由是甚麼呢？我們也訪問了辦公室傳媒統籌黑澤小姐，這個差傳團隊美好運作的祕訣又是甚麼？



### 黑澤えみ子說：

能夠在使團工作二十九年，是上帝賜予的莫大榮幸。在此期間，領導層更換了五次，有時領導者是已婚夫婦，有時是單身女性。

透過這些經歷，我意識到，影響團隊最深的，既不是領導者的性別，也不是團隊成員是否全是女性，而是團隊是否擁有一個讓領導者與成員都能充分發揮天賦與恩賜的環境。我相信關鍵在於領導者與其團隊如何共創這樣的環境。

幸運的是，我遇到了優秀（且有耐心！）的領導者，這使我能夠一直工作到今天。這在日本一般職場中並非理所當然，我為此感謝上帝。

泰楊餅一家來自台灣，兩大一小（下一頁就是兒子發言！）在宣教新兵階段體會「宣教士太太」以及「太太宣教士」的微妙區別。這歷程中，夫妻正在學習怎樣的功課呢？

### 餅媽說：

在多數的華人教會中，妻子的角色往往被簡化為「宣教士的配偶」。小時候我最大的願望，就是當個家庭主婦，而上帝也確實使用了我這樣的身份。不過，就在一次日常育兒時光，孩子突然問我：「沒有十字架的地方要怎樣聽見耶穌？」這句話深深觸動了我，竟成了我決心投入跨文化宣教的契機。

去年初抵達工場後，實際情況遠比我想像的複雜。儘管差會在出發前提供了許多訓練和資訊，但現場的變化仍需要親身體會和不斷調整。於是，在如今的服事歷程中，我的角色不只是妻子和母親，同時也是同工和學生。我想，這一切都在不斷塑造我，使我認清自己的身份是上帝的兒女，也是服事主的僕人。我常用一個比喻和朋友分享我現在的心境：過去，我坐在汽車的後座，專注照顧年幼的孩子；而現在，我坐上了前座，與先生一同看著前方的方向。我們一家人也仍然一起走在這條上帝呼召我們前行的道路上。



### 餅爸說：

過去，我們夫妻並沒有太多一起學習或同工的經驗，因此對於到了宣教工場後該如何分工、如何協調彼此在事奉中的角色，我們既沒有明確的想像，也沒有預設立場。如今，跨文化事奉的現場遠遠超出我們過往的經驗，一切都牽一髮而動全身；再加上全家人都處在適應的過程中，更需要彼此體諒和相互犧牲。在這樣的處境下，妻子和我截然不同的性格，反而成了彼此互補、共同前行的重要祝福。

就我們所事奉的對象群體而言，有許多的任務需要由姊妹主導。於是，妻子也逐漸從過去的支持者，轉變為與我並肩的同工。事實上，妻子身為女性和母親的視角，常常能在面對挑戰時，巧妙突破我的盲點。因此，當我努力適應工場的文化和語言學習的同時，也在學習如何與妻子在任務上彼此配搭、同心服事。經上說「只要心存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腓二3），有趣的是，有時那個「別人」其實就是自己的太太。我想，這正是為人丈夫在服事的路上需要持續學習的。🏠

餅乾/台灣

八歲男孩

與爸媽同赴創啟地生活

# 很多很多 第一次

要出發了！但是出發前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打包！媽媽拿了三個超大的箱子對我說：「你想要帶什麼都可以，只要裝得進去！」我把最心愛的玩具和最喜歡的書都放進去了。但是，當箱子透過海運寄出去後，我就開始擔心它們會不會寄不見……。

要搭飛機的時候，第一次有好多好多的朋友和家人來機場跟我們說掰掰，這讓我有點害羞。我很喜歡坐飛機出國，但我也很想念在家鄉的大家。爸爸媽媽告訴我，可能要等幾年後回國述職，

才會再和他們見面。雖然我不知道「述職」是什麼意思，但我已經開始期待了。

我們抵達後，其實沒有房子住，一邊住在爸爸媽媽的同事家裡，一邊找房子。這是我第一次住在別人家這麼久的時間，雖然有小朋友可以一起玩，但行李箱的東西一直都沒有完全拿出來，

因為我們還沒有自己的家，而且我的玩具也一直還沒有運到。後來終於找到房子，是一個兩層樓的小房子，爸爸媽媽在樓梯的轉角幫我佈置了一個小書店，擺著飄洋過海運來的書，這個角落是我最喜歡的地方。



到了新年，我的阿公阿嬤和姑姑說要來找我過年。我們見面的時候好開心，他們也包紅包給我，我本來以為在這裡沒有紅包可以領。他們說為甚麼這裡的天氣還這麼熱。我在圍爐餐上第一次見到青木瓜沙拉和冬陰功湯。每一天晚上，我們都捨不得睡覺，玩到好晚。一個禮拜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他們要回國了。在機場的時候，我微笑跟他們說再見，但我覺得不好玩，因為我會想念他們——我微笑，是因為這樣他們比較不會擔心。

在這裡，爸爸媽媽跟我一樣都是學生。第一次陪他們去上語言課，看到教室白板上一堆符號和我看不懂的字，我覺得我學的ㄅㄆㄇ和英文還比較容易。他們很努力，回家後都在練習，兩個人好像在比賽一樣。我也希望我的中文能繼續保持好。

這裡的人都很友善，但爸爸媽媽說，其實我們很難了解他們內心真正的想法。我很好奇，這裡的人會不會對我們為甚麼要搬來這裡感到好奇？會不會對我們在這裡經歷的許多「第一次」感到有趣？如果會，我希望能和他們分享耶穌的故事，我向上帝祈禱，希望他們有這個第一次的機會。🏠



郭熹瑜、林倩雯/香港  
Edwin & Karen Kwok  
2014年加入使團  
共同擔任日本北海道地區事工主任



卷三

# 全關乎呼召： 成全聖徒的那些大小事

這篇文章是我們夫婦的分享，談的是在宣教與家庭中，已婚女宣教士與其丈夫如何彼此配搭、互相支持的經驗。我們也會進一步反思女性在宣教工場上的角色與身份。其實，夫妻本就是一個宣教團隊，透過同心協力，發揮美好果效。

## 從「隨夫姓」說起

我們剛到日本宣教工場時，遇到的一個文化衝擊竟然是關於倩雯的「名字」。在華人文化（包括韓國）中，女性婚後通常不會改姓；但在日本，以及我們所屬的使團團隊中，西方同工普遍習慣妻子隨夫姓，也認為這是入鄉隨俗的一部份。因此，倩雯加入使團後，不論在英文或日文中，都被稱為Karen Kwok，一個在她任何身份文件中都不存在的名字。

倩雯對此其實沒有抗拒，也了解這種稱呼的文化背景。但當我們開始整理夫妻在宣教事奉中的角色思考時，這個名字卻自然浮現心頭，我們不約而同地意識到，這不只是一個稱呼，而是牽涉到「太太宣教士」的身份認同問題。

有時，「太太宣教士」會被誤解為只是「跟隨」先生來到宣教工場，主要責任是照顧家庭（尤其是孩子）並支持先生的事奉。這樣的認知，往往忽略了「太太」本身在宣教事工中的角色與呼召。

有好幾次，當倩雯以北海道地區事工主任的身份，單獨代表使團出席外部會議或牧師就任典禮等活動時，仍常被稱為「Kwok宣教士的太太」或「Edwin的妻子」。儘管她是受邀與會的代表，這樣的稱呼卻在無形中掩蓋了她自己的身份與職分。在日本以男性為主導的教牧圈中，許多宣教士的妻子都難免有一種「失去了自己」的感覺。

然而，我們清楚確信，神對我們的呼召——跟從祂、委身全職事奉、前往日本作宣教士——對倩雯和熹瑜來說都是全然真實的。在尋求承擔北海道地區事工主任的職責時，我們也一致認定這是主對我們夫妻和家庭的帶領。感謝神透過不同場景和經歷呼召我們，也透過各種事奉建立並塑造我們。這些年來，天父幫助我們學習彼此配搭，發揮恩賜，互相補足，一同事奉祂。

其實，怎麼被稱呼，並不影響倩雯的事奉能力和果效，關鍵在於個人與機構對太太宣教士的態度。感謝使團於此有清晰的立場，在宣教士的甄選與訓練中，對丈夫與妻子一視同仁。

因為太太同樣是被神呼召的全時間工人，她也接受了完整的神學、事奉和語文訓練，使她在工場上具備個人事奉與領導的能力。無論是與丈夫一同配搭承擔領袖角色，或是獨自承擔事奉（如講道、領會，語言學習顧問等），都能因著過去的訓練和經驗而有所發揮和發展。

## 一人身兼多角

在宣教工場上，由於相對缺乏各類支援與資源，無論是先生或太太宣教士，都比在原生國家更需要一人身兼多角。既是全職宣教士，也是全職家庭主夫／主婦、全職父親／母親、孩子的老師及玩伴。

夫妻同為宣教士，能一同承擔家庭角色及子女的照顧與教育，是十分重要的。以語言學習階段為例，先生與太太每天要上課三小時，溫習三小時；若行政事務、家務、教育與育兒等工作無法依恩賜與特質分工合作，勢必有一方得犧牲溫習、甚至學習的時間。而語文基礎若未能打好，將對日後事奉造成長遠影響。

先生在家務與育兒上的額外投入，為太太提供了事奉的空間與機會，也讓她能更多參與事工，彼此配搭服事。照顧與教養孩子亦然。倩雯有教學專長，熹瑜喜歡煮食，當倩雯與兒子進行家庭學習時，熹瑜就負責準備晚餐。雖然女性在家務中多半承擔較多責任，但若建立共同承擔家庭與教養的習慣，不僅肯定已婚女宣教士的事奉角色，也讓她們能更安心地接受事奉邀請。





在日本工場，訓練多為密集課程，且需前往千葉縣市川的總部參與，若先生能夠獨自兼顧事工與照顧子女數天至一週，太太才有機會參加訓練，反之亦然。夫妻在身兼多職的配搭上，需要時間培養默契。感謝神，我們在接受神學訓練前，已有許多一起事奉的經驗；而神學院畢業後回到母會事奉的五年間，我們更學習如何分配家庭職責、照顧兒子、調整工作安排，漸漸摸索出適合我們特質與需要的配搭模式。因著倩雯的支持，熹瑜有更多事奉空間；同時，也因著熹瑜配合倩雯的工作安排，為她創造出能發揮恩賜的事奉機會。

當我們面對領導角色高強度的事奉要求時，因著長期累積的配搭經驗，能較快適應，並按處境與實況調整彼此的角色。當熹瑜需前往其他城市開會時，倩雯會相應調整工作安排，以兼顧家庭；反之，當倩雯前往新加坡參加會議或赴台灣動員時，熹瑜也會承擔照顧家庭的責任。

在夫婦的配搭中，雙方的事奉與工作同樣重要。協調與溝通是關鍵，特別是在不斷轉換身份角色的情況下，清晰暢通的溝通不可或缺，例如夫妻之間定期進行工作會議。如此一來，不僅顧及自己的時間表，也能留意先生 / 太太 / 兒子 / 女兒的安排，才能彼此配合，兼顧事奉與家庭，發揮最佳果效。

### 傾訴、傾聽、傾談

回顧過去二十年的事奉，特別是這五年間我們夫妻在日本工場領袖崗位上的配搭服侍，深深體會到互相支持的重要，而「傾訴、傾聽、傾談」正是其中三大支柱。

不只是女性，男性其實也需要傾訴——關於事奉的挑戰與困難、興奮與樂趣，以及與不同人的相處，都是傾訴的內容。傾聽是一種彼此的服侍，透過傾聽，讓對方能整理思緒、加深理解，也能從中發現盲點與忽略的細節。

夫妻之間關於事奉的傾談，是天父所賜一同承擔共同崗位的福氣。在彼此信任的基礎上討論事工、情緒支持、開放分享個案與解決方案，是一種深度的同行。因為彼此深入認識，能一針見血指出重點；因為互相信任，能毫無保留地坦露掙扎與軟弱。

當然，彼此守望與代禱更是責無旁貸。這樣的支持，使我們能一同承受主所賜的生命之恩。

總結而言，我們享受上班途中或回家路上的對話，享受工作會議中的激烈討論，也享受一同工作與生活。我們談論柴米油鹽，也談論使命承擔；我們分享軟弱難受，也分享愉快興奮的時刻。

對倩雯來說，熹瑜是她挑戰自我時的後盾；對熹瑜來說，倩雯是他凡事上的幫助。在一同事奉的路上，我們有同一個心志——要一同活出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主，所賜給我們「被揀選的族類」、「君尊的祭司」、「聖潔的國度」、「屬神的子民」之身份，同心同行。

### 給在宣教禾場上的女性

1. 女性宣教士需要認識並接納當地文化中對全職女性事奉者的既定概念，不必一味抗拒或帶著苦毒的心態面對。同時，也要在主所賜的事奉者身份上站穩腳步，不輕看自己，勇於接受挑戰，樂於承擔責任。
2. 要留心分辨，自己是因為真實需要照顧家庭、支持丈夫而無法承擔，還是出於不願意承擔責任。在主面前保持清潔的心。
3. 支持丈夫及兒女，以及被丈夫和兒女支持，同樣重要。夫妻甚至整個家庭就是一個團隊，團隊精神的核心是彼此配搭、互相支持，而不是單方面的付出。
4. 女性宣教士同樣是蒙召的全職工人，請盡力接受應有的訓練與各類裝備，並對各種邀請保持開放態度，使我們在主呼召時能有所回應，發揮恩賜，事奉主、服侍人。
5. 在領導崗位上，女性宣教士更要關注自己的情緒需要，定期與了解自己處境的人分享與禱告，這對個人的心靈健康極為重要。🏠



有哪一首歌常常成為你在宣教路上的幫助呢？當你感到困頓，疲倦，甚至無法繼續前行時，是否有一首歌會從心中湧出，承接住你的生命？在我們過去二十三年的宣教程程中，有一首歌常常成為我們的力量。那就是以賽亞書裡的僕人之歌，特別是以賽亞書四十二章1~9節。

## 經文默想： 細讀僕人的畫像

邀請你靜下心來，緩緩的讀這段經文，細心地在你的腦海中勾畫這位僕人的面貌，並觸摸他的心懷：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所揀選、心裡所喜悅的！我已將我的靈賜給他；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他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他憑真實將公理傳開。他不灰心，也不喪膽，直到他在地上設立公理；海島都等候他的訓誨。(賽42:1-4)

# 唱 一 首 僕 人 的 歌

## 從巴比倫的哀歌到盼望之歌

想像一下，在西元前六世紀，南國猶大因上帝的審判而亡國後，你成為了被擄到巴比倫的其中一位。你和同胞在異地流亡，國家沒了，聖殿沒了，民族被分散，彷彿上帝已經遺棄了你們。無數次，你們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那些肆行擄掠的敵人嘲笑你們，要你們唱歌，要你們作樂。你們不願意，說：「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

那段時光，你們的琴都被掛在巴比倫河旁的柳樹上，不再歌唱。

然而，在流亡的日子裡，你們重新讀到了以賽亞先知約二百年前的預言。預言中說，上帝要興起一位僕人，這位僕人將是柔和謙卑的；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他要把公理傳給外邦。

在許多暗夜裡，這首歌從你們心中湧現，像一道光劃破夜空。

### 省思

1. 在今日的世界中，世人被什麼文化價值觀擄掠了？他們的「歌」傳遞怎樣的渴望、恐懼或虛假的盼望？
2. 僕人之歌如何回應他們的盼望？教會如何在世人面前成為這首歌的活現？

## 耶穌基督才是真正的僕人

在巴比倫的猶太人吟唱僕人之歌，然而他們無法預見五百年後的耶路撒冷城外，上帝在基督裡成了這位僕人，像將殘的燈火，像壓傷的蘆葦。馬太引用以賽亞書四十二章1至4節，宣告耶穌基督是這位僕人。（參太12:17-21）。

他擔當了以色列無法完成的使命，而他最真實的身分，是天父所親愛的、所喜悅的愛子。

耶穌在開始傳道前，他在約旦河受約翰的洗。當他從水裡上來，天忽然為他開了，他就看見神的靈彷彿鴿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太3:13-17）

天父在耶穌出來傳道之前，宣告和肯定了耶穌蒙愛的身分。這是耶穌作為僕人服事的動力。他清楚知道，他的身分並非從服事的果效而來。祂在永恆裡本來就是上帝的愛子，是上帝所喜悅的。今天的我們也能因著信，在基督裡成為蒙上帝深愛的僕人群體。一旦忘記了我們在基督裡蒙天父所愛的身分，我們就無法活出僕人的身分。

### 省思

1. 在宣教 / 服事的路上，你最想要別人知道你是誰？為何？
2. 請描述你在基督裡最真實的身分？這個身分如何支撐你在充滿挑戰的宣教工場上，持續不斷地服事？

## 活出僕人之歌

僕人不灰心，不喪膽，直到他在地上設立公理；海島都等候他的訓誨。當我們聽到「不灰心、不喪膽」時，我們或許會想像這人是強大的、孔武有力的。更何況，這人要是一個沒有公義的世界裡建立公義。然而僕人之歌卻告訴我們，僕人不灰心、不喪膽的心志，是藏在謙卑溫柔的胸懷裡的。他以如此的心志，要叫全世界歸回上帝的公義，卻不大張旗鼓，不揮拳吶喊，也不全副武裝；他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

難道不是嗎？耶穌不就是如此嗎？

他伸手觸摸痲瘋病人，擁抱孩童，凝視社會的邊緣人。當羅馬帝國的將軍騎著戰馬進入各城宣揚「羅馬的和平（Pax Romana）」時，他卻騎著驢駒進入耶路撒冷。「他像羊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在十字架上，他用愛與犧牲完成了公義的代價。

其實「灰心」與「喪膽」，正像是被壓傷的蘆葦和將滅的燈火。耶穌在十字架上，不就是成為了被壓傷的蘆葦，將滅的燈火嗎？他背負了「被壓傷的蘆葦、將滅的燈火」的痛苦，卻不灰心、不喪膽，好叫上帝救贖世界的旨意成就！

### 省思

1. 今天教會的宣教如何展現僕人謙卑的溫柔？如何做到不喧嚷、不揚聲？
2. 今天教會如何面對這個沒有公義的世界？如何使上帝的公義得以彰顯？

## 再唱僕人之歌

當這個世界用喧鬧的聲浪掩蓋內心的羞恥、恐懼與傷痛時，願教會成為他們所能聽見的那首歌——一首溫柔且堅定的僕人之歌。讓我們在基督裡，不灰心、不喪膽，繼續唱出這首盼望之歌。✚

盧思婷、盧彼得/英國  
Christine & Peter Rowen  
1998年加入使團  
前英國區主任  
盧彼得於2024年底因病安息主懷

# 共築真正的兩性互榮： 今日女性與上帝的宣教使命

*Women in the world and God's mission today:  
a way to genuine mutuality?*

在思考女性的全球使命角色之前，我們需檢視當今女性所面臨的全球情勢。

正如聯合國婦女親善大使妮可·基嫻（Nicole Kidman）所言：「高達三分之一的女性一生中存在着遭受虐待和暴力的風險——如此駭人聽聞的侵犯人權行為，在我們這個時代仍舊是個隱藏的、未被充分認識的流行病之一。」美國普世基督教學者吉娜·祖羅（Gina Zurlo）指出，「女性積極服務於教會和社會，但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能使她們擁有真正的人身安全。強姦、虐待和家庭暴力十分普遍，即使在基督教徒佔多數的環境中也是如此。」

聯合國2019年〈人類發展報告〉指出，近年來，醫療衛生、教育和經濟領域的性別平等進程緩慢：「按照目前的趨勢，消除經濟機會中的性別差距可能需要兩百零二年。」

## 婦女運動

在這樣的厭女、暴力和歧視環境中，我們必須牢記一點：宣教、傳福音和普世基督教的發展上，女性始終是關鍵人物。祖羅的研究顯示，全球教會成員中52%是女性，證明「普世基督教是一場婦女運動」。

隨著女性在傳福音和宣教上扮演的核心角色越發獲得認同，我們對故事的理解也發生了變化，這在南半球尤其顯著。研究人員科多薩·奧蘭迪（Cordoza-Orlandi）和岡薩雷斯（Gonzalez）生動地描述了這一點：

「當一部戲劇的主角改變時，整個故事也會隨之改變。就在不久前，宣教的主角還是白人男性；但到了廿一世紀，基督教的主要傳播者和接受者，已大多是來自傳統文化中貧窮的非白人女性。如今，隨著新的主角登場，我們可以確定這部戲劇本身也將隨之變化。聖靈將以全新的方式在這部新戲劇中施展作為。」

儘管女性在這戲劇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她們的地位——正如教會和宣教歷史所顯示的那樣——往往被忽視，或僅比配角更顯眼一些。正如祖羅所說，「基督教發展和全球傳播的故事，若不提及男性，便無法完整講述，儘管這個故事曾經沒有女性的身影。」





## 激進的政策

正如瓦萊麗·格里菲斯 (Valerie Griffiths) 在她關於將福音帶到中國的女性一書中所指出的，戴德生 (Hudson Taylor) 作為使團創始人，採取了當時頗具爭議的措施——讓女性更全面地參與普世宣教：

「內地會是一個平信徒運動，戴德生熱切期盼善用所有成員的屬靈恩賜，不分男女。屬靈恩賜不僅優先於性別，也優先於教育和證照。在這項政策中，他擺脫了『宣教士必須是位受上帝呼召且被按立的男性』這一概念。」

多年後，經過重要的神學反思，使團國際理事會於2001年發表聲明，承諾：「我們相信，在選擇使團領導成員時，聖召和恩賜應該比性別更為重要。」

然而，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才實踐這項承諾。我們的國際領導團隊仍然以男性為主——目前國際領導團隊中只有22%是女性，儘管使團總成員中有59.5%是女性。雖然越來越多的女性成員以獨自或共同領導的方式擔任領導（遺憾的是尚無精確的統計數字），我們仍然是一個領導層大多由男性組成的組織，女性在高階領導、政策制定、神學討論和策略形成方面的貢獻，與男性相比存在明顯差距。

## 真正的兩性互榮

在過去的十四年間（編按：指2010至2024年），盧思婷和盧彼得共同擔任使團英國區國家主任的領導角色。新約聖經中，百基拉和亞居拉為妻子和丈夫共同事奉的絕佳範例。威利·詹姆斯·詹寧斯 (Willie James Jennings) 讚揚道：「這是迄今為止對基督徒夫婦最好的定義。」他們共同擔任領導職務並完成使命，正是「按照上帝的形像服事」的最佳表現之一。我們非常樂於鼓勵使團中的共同領導模式，但是要讓擔任此類職務的女性和男性蓬勃發展，我們必須完全接受我們2001年所作的聲明，並盡一切努力提高女性的聲音，重視她們的貢獻，並支持她們的領導。

「我們的目標不是逆向歧視，也不是讓女性主宰男性，而是建立一個新天新地，在這裡沒有人被主宰或處於從屬地位，每個人都按著自己的恩賜，在真正的互榮關係中彼此貢獻。」

## 能否借我你的耳與心？

2019年我初次到訪這個以聖母峰聞名的國家，居留十個月，對於這個國家才剛有一點點認識就離開了。等我再次回到這個國家，已經相隔四、五年，這回待的時間比之前長，語言也比之前進步，因此有機會更深入了解這個歷史悠久的國家。據本地基督徒說，山上及鄉村中原本充滿巫術及各種宗教，後來有人透過基督徒的禱告病得醫治後，福音才逐漸傳開。信主之後，基督徒會受到許多的逼迫，也有人因此回到印度教中。印度教的儀式很吸引本地人，尤其節慶凝聚起久違親人間相聚的歡樂時光。不過，在任何節慶裡，最忙的永遠是婦女。

這裡的婦女令我印象深刻：她們留著長長的秀髮，跟人對視時，臉上總是掛著微笑；歡迎初次相見的人時，會親切地問候：「您喝茶了嗎？」在與本地婦女有了更多的認識跟互動後，了解到這裡的婦女大多是家庭主婦，需要從早忙到晚，承擔所有的家事。有幸聆聽一、兩位婦女的生命故事之後，更真實體會「女性的堅韌」在這國家展露無遺，也深深感受到作為女性真的很不容易。

在知識不普及的山區和鄉村，早婚早生相當普遍，許多年輕女孩抱著單純的想法，以為結了婚離開原生家庭，生活會更好。但多數的境遇卻是更糟糕，如同其原生家庭一樣惡性循環。因此她們的自我價值感很低，沒有太多的自信，在丈夫背後默默做堅強的後盾、在孩子面前做堅韌的母親，在家中一手包辦大小事，丈夫只需要負責在外工作。對於丈夫所說的話，她們大多只能遵從或盲從，也有不少家暴憾事發生。





當我認識到這些後，發現要跟本地婦女傳福音真的不容易。她們除了被家族關係緊密束縛，在家中的地位不高，還要承受周圍人的眼光，使得她們即便遭受家暴或落入非常糟糕的處境，都不會輕易離婚，因為婦女一旦離婚，就會被貼上很負面的標籤。這裡的生活不容易，因著政府貪污，國家的建設很緩慢，許多男性都選擇出國打工賺錢回來買地蓋房子，因此婦女要承擔照顧全家的責任，從最老的到最小的。多數人在聽聞福音後，把耶穌視為其中一位神來拜，於是他們會禱告也會敬拜耶穌，但不會專一相信，只看重這些神明能為個人帶來什麼好處。

與「時間就是金錢」的西方文化不同，這裡是「時間就是關係」。「花時間建立關係」在外人看來或許是浪費的，但以傳福音來講，「鬆土」卻是必要的過程。在跟當地婦女建立深入的關係後，她們往往很願意敞開心分享自己的需要，因為在她們身邊沒有多少人願意聆聽並理解她們的心聲或想法。

花時間、用耳聆聽、用心理解、換位思考，並付上禱告的代價，相信神會繼續行祂的神蹟奇事在這地，並透過這群寶貴的婦女們，祝福她們的國家及家庭。🏠

## 尼國街頭點心： 印度脆球 (Panipuri)



「Pani puri」在中文裡通常被譯為印度脆球或者巴尼布里（直接音譯）或水球（因為在尼語「Pani」是水的意思，而「Puri」是空心油炸餅的意思）。這是一種印度街頭小吃，將油炸成空心的酥脆球中間挖洞，然後填入馬鈴薯、洋蔥、香料和酸辣的醬汁。

由於印度跟尼國在國民、飲食文化和語言上都很相近，這道點心在尼國也成為一種非常普遍的街頭點心。

我記得第一次到這裡時，看到一堆堆空心球狀的脆球，開心得不得了，心想這裡居然也有賣我在台灣很喜歡的地瓜球。後來嚐過才知道，原來這是有名的「Pani puri」！

第一次品嚐時印象深刻。由於當時語言不通，小販賣我們四顆100元盧比，等我們跟其他同工分享時，他們說：「你們被坑啦！」通常這個一盤有六至七顆，價格大約是50至60盧比而已！

這道價格不高的街頭點心，成為了大家熱愛並樂於分享的美食。🍴



### A. 材料：

- 購買1包Panipuri (150gm約可做40顆)，可在印度食材店購得
- 馬鈴薯11-12顆左右 (依大小適量)
- 洋蔥適量
- 紅辣椒粉
- 香菜適量
- 豌豆適量
- 鷹嘴豆適量
- 油適量



### B. 醬汁 (依個人喜好做變化)

- 隨包附贈的調料1包
- 水適量
- 鹽巴適量
- 檸檬適量
- 辣椒適量

### C. 作法：

1. 將馬鈴薯蒸熟去皮放到盆中備用。
2. 拿出隨包附贈的調料加入適量的水，依喜好加入檸檬、鹽及辣椒，攪拌均勻後放入容器中備用。
3. 將蒸熟去皮的馬鈴薯放入適量的鹽、綠辣椒、紅辣椒粉、洋蔥、香菜、豌豆及鷹嘴豆後，用手抓勻成球狀。
4. 油鍋加入適量的油，待油溫升高後，每次放入3-4片的Puri後不斷翻攪，待膨脹後快速撈起做備用，再繼續放入其他的Puri，炸好後的Puri會成圓球空心狀。
5. 每次取出一顆Puri，用拇指壓出一個洞，放入一小團調味好的馬鈴薯球，再依喜好加入適量的醬汁，一口食用！

